

我的小镇

李小菁

小镇南北都是山。秦岭的山峦蜿蜒向东南，到小镇时趋于柔和。我总是想起春天，馒头一样圆润的山坡上，绿色还在酝酿，山桃花开得灿烂，而一群雪白的羊散落在其间，再看山的上空，用山泉水稀释过的蓝，蓝中点缀着白云。初看时和看得久了，都会有些恍惚，分不清哪个是云，哪个是羊，哪个又是山桃花。

小镇东西流过一条河，河是丹江河。“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”我是在这里，慢慢地读懂了王维这句诗。我常常一个人，走在垂柳依依的河堤，走在如镜水面的桥上，久久立着，让风从任意一个方向，撩拨我的发丝。我看着中午阳光把它的钻石慷慨地撒在水面，看傍晚的夕阳把自己映在水上，就突然心里很柔，仿佛此时此刻此种场景是我记忆中发生的。我想，这一定是我前世来过的地方，今生才与我有这些牵绊。我把这些欢喜和感动藏在心里，然后继续漫步河边，遇到一朵花时说给花听，遇到一支柳条时说给柳条听，遇到一只聒噪的长尾蓝鹊，我也会说给它听。只是，所有的情感仍在我的心里发

酵。总有一天，它们会从我的心口吐出，成为一首隽永的诗歌。

小镇给我的感动很多。譬如夜晚，黛蓝的天幕上是干净的月亮和明亮的星辰，白白的月光下，在河边散步的人群，三三两两，谈论着人间烟火。譬如下午，尤其在夏天的下午，晚霞最让我痴迷。一个傍晚，我在楼道洗衣服，突然觉得心里痒痒的，有什么东西在往心里钻，遂抬头，看到窗外小小一角火红的天空。原来如此啊，是晚霞在呼唤我。我扔下衣服，欢欣鼓舞跑下楼，至开阔的丹江边，看到晚霞仙子已经把她橙色的礼服挂满半个天空。小镇的人都仰头看着，几只流浪狗也仰头看着，连风都一动不动地停在树枝上，都静静的，没有谁用不和谐的杂音，来扰乱这盛大的礼服展。我看看着，眼角竟然湿了。

是有这般温润的小镇吧，小镇的人便也如小镇的脾气。在小镇街道上，遇到的人都会向我轻轻点头，不用说话，就彼此问候了。我更喜欢的是独往小山沟时遇到的人，大多是爷爷奶奶。他们耕种着小小的地块，播下黄色、黑色或绿色的蔬菜

种子。很小的地块，他们也虔诚耕种，他们用这种态度，表达对土地对生活的热爱。看到拔葱的奶奶，我会过去一起拔。看到挖红薯的爷爷，我会拿过锄头也去挖。这时候，爷爷奶奶的眼睛里都是宠溺，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也曾如此宠溺过我。他们还在春天时采金银花，秋天时采菊花，他们衰老的外形里面，是一颗颗散发着花香的心。“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在王维眼里，世人没有分别，目不识丁的老叟也有他的智慧。是的，人生就是在不断酿酒，每个人的酒都是用自己的故事催熟，每坛老酒都有各自的醇香。

关于小镇，我有太多文字想写。很多个无法入睡的夜里，我用手机敲下“我的小镇”四个字，可千言万语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头，或许是这份感情还不够浓烈吧！直到今日，我生病卧床，在遮光窗帘一侧，冬日的暖阳漏出一缕儿，然后渐渐变淡，成为白光，再然后彻底黑下去。我突然想起，河边那棵银杏，最后两片叶子，今天是不是落了？我终究看不到了。这种遗憾，猛地扯开我对小镇的眷恋来，便有了这些文字。

诗潮

倾听(组诗)

姜华

斑鸠

我窗外的椴树上，有一窝斑鸠两只大的，一只小的。它们是我的邻居，我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搬来。“咕咕，咕咕”晚上它们喊孩子睡觉，早上肯定是唤孩子起床。大抵如此

爸爸声音浑浊，妈妈声音纤细
这一切，恰好与我雷同

两年前，我和老伴客居在了这个叫水井湾的地方，一边带孙儿一边细数余下的日子。谁知平淡生活，竟被几只斑鸠掀翻
偶尔，斑鸠会在深夜突然叫起让我惊悚、紧张、不安

父母走后，我学会善待生活。可是我体内暗疾，经常把夜晚痛醒

一窝斑鸠，暗合了我的宿命
将我潦草的一生反复背书
而我和老伴远在百里之外的老窝
早被岁月抽光了茅草。“咕咕，咕咕”
这个冬夜，我从斑鸠的叫声中
听出了孤独、怀念和寒意

树上叶子就要落尽。这样的交流
还能持续多久。我不知道

倾听

视力和记忆模糊之后。我更热衷于倾听。那些穿过篱笆的风，把秋夜里的新声吹凉。还有父亲珍藏的农谚被一群麻雀做成了道具

雪片行走的声音，减少了当年锐气
黑夜，已不再被夜行人敬畏
碾坊里石磨被五谷杂粮遗弃
鸡鸣的叫声有些水土不服

方便的时候，我会打开内存搜索
亲人轮回的脚步，渐渐渐远
仿佛有一只手，把一条绳子挽成死结，拴牢一个家族的血脉

门前老槐树掉了牙齿，早已语焉不详。现在只剩下耳朵昼伏夜出
倾听万物消长，倾听哭声、笑声
在风雨中入土。我不在意

我爱着尘世里若隐若现的冷暖喧嚣
犹如爱着一件忽明忽暗的古旧之物

片断

初冬，放羊归来的我，被一场雨和寒冷，取走了身上所有的火

我放羊，羊也在放我。那时候草和粮食一样稀缺。我饥饿羊也哭着喊饿，像我4岁的弟弟

母亲给我换上干净的布衣
从灶洞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红苕递给我，对我说，饿了吧

1969年冬天，我刚刚9岁。第二年母亲就走了。如今，想起往事
我拿红苕的手，仍在热着

身体内暗疾，只有自己知道
有些疼痛，谁也没有处方

商洛山

(总第2531期)

刊头摄影 李艳



彩云深处

田培信

着一家人。

其实，在与刘老师的攀谈中，我从她竖起的目光里，早已经读懂了她成长的况味。

二

彩云深处。七零八落的农户依山就势分布在沟沟壑壑，点缀在山岭的缓坡处，半隐半凸在山岭堆起的褶皱里。这里信息闭塞，交通不便。人们世代以农业为主，却常年一双手捂不了一张嘴。于是，岁月一年年把村庄的人们，像不同的种子，撒在不同的省，不同的市，不同的县，不同的单位，不同的工厂……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幼。学生们缺少关爱，老人们缺少关心与照料，这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2014年秋季开学，刘丽丽肩上背着行李，怀揣梦想来到这里。

寇家村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，从幼儿园小班至小学六年级，9个年级共一百多名学生，有20间砖木结构校舍和不足半亩的操场。面对简陋的工作环境，简单的生活状态，她一点不感到意外。只有自己知道，在分配时，她主动向领导请缨，要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。她决心把一颗希望的种子，播撒进层峦叠嶂的深山里。

初来乍到，这里的方言气息甚是浓厚，与学生家长交流有诸多的障碍。虽说自己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也只能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，让普通话从课堂开始，慢慢改正学生的汉字发音、课文朗读、知识理解。她暗地里细心学习当地方言，了解乡风民俗，探寻风土物产，探问学生校内校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……她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。

特别是到了晚上，一人住宿在空荡荡的校园里，万般萧瑟。学校四周没有

住户，孤零零的黑漆漆一片。山后丛林里不时传来野兽凶狂吠叫声音，被吓得攥紧被角屏住呼吸缩成一团，真希望早点听到孩子们上学的脚步声。若是风清月朗的夜晚，也会想家人，想前程，想教学，不由得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于是，便披衣来到操场上，凝望四野起伏的群山，聆听山风隐隐的吟唱，想着远处酣然入梦的学生，仰望星空，如与皓月深情地对话。

一天傍晚，她从房后的厕所回来，看见一个身影猛地从房间窜出来跑到院外。进房查看，少了一包方便面，但手机、手表、钱包都在。哦，哪位孩子饿了。这时，老校长走过来，扬手将头顶不多的白发说，肯定是小双这孩子。他父母离异，爸爸常年在外打工，平日里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，缺少管教，简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“孙猴子”！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这件事深深地烙在刘丽丽的心里。

到了周末，她带着爱人从县城捎带的一箱方便面，去小双居住的坝子家访。一推开门，小双正在院子里劈柴。见老师来了，又惊又喜。他礼貌地把老师领进屋里，刘丽丽向小双奶奶嘘寒问暖，了解小双在家的学习习惯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情况。临别时，又掏出二百元钱掖到奶奶的被角下。小双憋红着脸送老师出门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最终，弱弱地对老师说，那天，是我拿了你的方便面，奶奶没吃过，给她拿的……刘老师望着这个一脸愧疚的孩子，心里一酸。

从那以后，她利用课余时间教学生读《弟子规》《感恩词》，给学生讲比尔盖茨、雷锋、郭明义的故事，丰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，也让他们学会童眼看世界。特别是小双，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不仅改掉了许多小毛病，作业本上的一道

道红叉叉，变成了一朵朵红花。

这些可喜的成绩，使她留下来的决心更加坚定；这些可爱的孩子，是她传授知识最大的精神支柱。她视同事如姊妹，爱学生如子女，把校园当家园。这份情感，在日升日落中愈发纯真。她这颗纯朴的心，也悄悄地被孩子们“偷”走了。

三

彩云在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移，拓印在教室玻璃上如一幕幕流动的“天画”。

掐指算来，刘丽丽9年的坚守与耕耘，她的果园里，终于迎来了繁盛的采摘期。不久前，第八届“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计划”获奖教师名单揭晓，全省26名优秀乡村教师获奖，刘丽丽作为全县唯一的一名优秀乡村教师，获此殊荣。

“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”。近年来，寇家村小学在丹江学区及全县教育系统各项考核中榜上有名，佳绩斐然，受到社会各界的点赞。

可喜的是，刘丽丽挑起校长这根金扁担，小双拿到优等生的奖状，学校从名不经传到行内翘楚，都来自她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。

实在不忍占用她宝贵的时间。返回的路上，我打开微信，发给她一条消息：刘校长，谢谢你！向你致敬！向你们致敬！向全国教育系统千万名辛勤的园丁们致敬……

登上坝口，从学校方向传来清脆的上课铃声。我回头眺望寇家村，寇家村不语，正如一幅彩云缤纷的画卷徐徐展开。在画卷里，我分明望见了一个脚步匆忙行且坚毅的身影。

报告文学